THE WHITE SEAL

[英] 吉卜林 著
孙 冰 译

白海豹

雅 典 娜 · 童 书 小 经 典
YA DIAN NA
TONG SHU
XIAO JING DI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WHITE SEAL

[英] 吉卜林 著
孙 冰 译

白海豹

雅 典 娜 · 童 书 小 经 典
YA DIAN NA
TONG SHU
XIAO JING DIA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海豹/(英)吉卜林著;孙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
(雅典娜·童书小经典)
ISBN 7-5633-3663-X

Ⅰ.白… Ⅱ.①吉… ②孙… Ⅲ.童话-作品集
英国-现代 Ⅳ.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846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郑州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开本:850mm×1 168mm 1/32
印张:6 字数:95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0 000 定价:1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吉卜林和他的动物故事(中译本序)

鲁·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1907 年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去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人看到他时,感到非常惊讶——或者也可以说,有点失望。他们看到的是一位瘦小的英国人,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友善的眼睛。

瑞典人本来以为,他们翘首以待的这位作家,应该和他所写的那个在丛林里、在动物中间长大的狼孩毛格利是一个模样,还应该带着棕熊巴鲁、黑豹巴赫拉,甚至还有四个狼兄弟一起出席颁奖典礼。当时有一个记者作了这样的报道:"当人们发现吉卜林和其他人一样,穿黑西装,打白领带时,立即就引起了阵阵的窃窃私语。"他用这样一个句子表达了吉卜林的读者为他们喜爱的作家设计的形象:"啊,真希望他手里抓着一条蛇!"

总之,他们希望吉卜林把他在《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丛林之书二集》(*The Second Jungle Book*) 以及所有其他作品里写到的一切,都搬到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台上去。

他的作品深受儿童的喜爱应该是他特别感动的事。斯德哥尔摩附近各小学的儿童们组成了一个代表队,到他住的酒

店向他致敬。一个小女孩竟然用英文发表了一篇十分流利的演讲——大概是老师事先写好，她好不容易背下来的。孩子们还为他合唱了《家，甜蜜的家》(*Home, Sweet Home*)和瑞典国歌。一位小朋友向他要一本英文的《丛林之书》，回到英国后，他立即寄出了这本书，并在书上写着："向小朋友作的许诺必须兑现。"

有一个美国小朋友，名叫纳尔逊·道布尔戴(Nelson Doubleday)，非常喜欢吉卜林写的故事。一天他在杂志上读到吉卜林讲鲸鱼的一篇故事，又激动又觉得不过瘾，就跑去对做出版商的爸爸说："如果我写信给吉卜林先生，让他再写一些同类的故事，你可不可以出一本书呢？"他爸爸答应考虑这个计划，嘱咐他信要写得认真仔细。他就用学童的语言，在信里建议吉卜林再写一些动物故事，比如，豹子身上为什么有斑点呀，大象怎么长了个长鼻子呀，鳄鱼如何……他写好了信，又对爸爸说："爸爸，如果你出版这本书，我是不是该得到一定的版税？因为出书的主意是我建议的。"他爸爸慷慨地说，如果书写好并出版了，卖掉一册就付给他一分钱。他又要求爸爸先预付五分钱的版税，因为把信寄到英国去要贴五分钱的邮票。这本书后来果真出版了，而且成了一本非常受欢迎的儿童读物，叫《正是如此故事集》(*Just So Stories*)，小朋友从他爸爸那里得到了他那一份版税，当然他得先用版税偿还邮资。

吉卜林在美国写完《丛林之书》后不久，这个小朋友就和吉卜林非常熟悉了，吉卜林在纽约城的宾馆里生病的时候，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还特意把家里做的汤送给吉卜林喝。小朋友很久以后还记得，吉卜林康复后和马克·吐温到他家里吃晚餐的情景；他更难忘的是，顽皮的吉卜林经常教唆他从学习室里逃出来，吉卜林躲在离屋子有一段距离的干草堆后面，两个人碰头后，就一起去钓鱼，猎兔子，有时仅仅是在田野里长途漫步。

我们没有福气和吉卜林成为朋友，所幸的是我们还可以从字面上了解他。

吉卜林1865年出生于印度孟买，他父亲当时在孟买艺术学校担任建筑雕塑学教授，后来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印度的动物和人》(*Beast and Man in India*)，自己配了精美的插图。后来吉卜林出版《丛林之书》，第一版里就有他父亲的九幅插图。吉卜林在印度度过了美好的幼年，可是到1871年，还不满六岁，就和妹妹一起被送回英国寄养，过了五年很不愉快的日子，从《咩，咩，黑山羊》(*Baa, Baa, Black Sheep*)这篇小说里可以明显看出那段生活在他心灵上留下的伤痕和暗影。吉卜林中学毕业以后，离开英国，回到印度，逐渐开始文学创作，慢慢产生影响。实际上他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写诗，并自费印了一本诗集，叫《学童抒情诗》(*Schoolboy Lyrics*)，大约印了五十本，分赠亲友。到1936年在伦敦去世时，吉卜林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包括诗、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历史故事、散文随笔、回忆录等等。其中最受推崇的儿童文学作品除了《丛林之书》、《丛林之书二集》、《正是如此故事集》之外，还有《勇敢的船长》(*Captains Courageous*)、《普克山的帕克》(*Puck of*

Pook's Hill)、《奖赏和仙人》等。后两本是系列的历史故事集，是吉卜林为孩子们，尤其是他自己的儿子、女儿而写的。

两本《丛林之书》于1894年和1895年相继出版，成为他最著名的动物故事集。这两本书一共包括十五个故事，一百余年来不知为多少个国家的多少少年儿童带来过多少的乐趣，激发起多少宝贵的想像力。我们上面刚刚还提到过，那个美国小朋友记得吉卜林和马克·吐温到他家进晚餐的情景，就是这位马克·吐温，曾经说："我了解吉卜林的书……它们对于我从来不会变得苍白，它们保持着缤纷的色彩，它们永远是新鲜的。"

不是为了验证马克·吐温的话，不是为了去重复诸多作家、诗人及各类著名人物(W.H.奥登、T.S.艾略特、乔治·奥维尔、葛兰西、博尔赫斯等等)在吉卜林作品里获得的各类体验，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乐趣，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去感受吉卜林所创造的动物世界的魅力，为了我们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为了我们自己在成年和老年时重新回忆起童年、少年、青年，请打开——丛林——这部无穷的书。

张新颖

1997年3月31日

目录

吉卜林和他的动物故事(中译本序) …… 1

白海豹 …… 1

瑞基-迪基-台维 …… 28

象国的图美 …… 51

女王的仆人 …… 77

普伦·巴歌特的奇迹 …… 103

送葬者 …… 123

奎昆 …… 155

白海豹

噢！不要吵，我的宝贝，黑夜就要从后面把我们追上，
　　黑漆漆的海水闪烁着墨绿色的光芒。
悬挂在波涛上面的月亮，低头瞧着我们，
　　在喃喃低语的浪谷里休息得多么安详。
浪头碰着浪头，就是你柔软的枕头；
　　啊，有蹼肢的小宝贝累了，蜷起身子睡个香！
风暴不能把你惊醒，鲨鱼不会把你赶上，
　　你就好好睡在轻轻摇荡的大海的臂膀。
——海豹摇篮曲

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几年以前，一个叫挪瓦斯托什纳，又叫东北岬的地方，这个地方在白令海中很遥远很遥远的圣保罗岛上。一只叫利莫辛的冬鹪鹩给我讲了这个故事。那次他被风刮到一艘开往日本的轮船的帆缆上，我把他救下来带到我的船舱里，将他暖和过来，又喂了他几天，直到他能再飞回圣保罗岛为止。利莫辛是一只非常古怪的小鸟，但他知

道怎么说实话。

没有人会到挪瓦斯托什纳去，除非他有什么事情要办，而在那里惟一经常办事情的是海豹。每当夏季来临，成千上万只海豹从冰冷的灰蒙蒙的大海游来，因为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海豹来说，挪瓦斯托什纳海滩都是最好的栖息地。

希凯奇知道这一点，每年春天，不论他当时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游来——像一艘鱼雷艇一样，径直朝着挪瓦斯托什纳游来。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和同伴们打架，为了能占上一块尽可能靠海近的好地盘。希凯奇十五岁，是一只巨大的灰色的海豹，肩膀上长着鬃毛，还有一副又长又狠的犬牙。当他撑着前面的鳍肢站立起来的时候，有四英尺多高，至于他的体重，如果有谁胆敢去称一称他的话，大概有七百磅。他全身是疤，都是残酷搏斗留下的痕迹，可是他始终准备迎接又一次新的战斗。到时他会把头偏向一边，就好像他害怕正眼看敌人似的。紧接着他会如闪电一般出击，长牙狠狠咬住另一只海豹的脖子，这时候那只海豹如果还有能力逃走的话也许会拼命想逃，可是别指望希凯奇会帮他的忙。

然而希凯奇从来不去追被打败的海豹，因为那样做违背海滩上的规则。他只想在海边找一块地方哺育小海豹；但是，每年春天有四五万只海豹为了同样的目的到这里来，于是，海滩上就充满了呼啸、怒吼、咆哮和击打的声音，听起来怪怕人的。

从一个叫哈金森的小山头，你可以看到周围三英里半的地面被正在搏斗的海豹所覆盖。海边澎湃的激浪中，挤满了海豹的脑袋，他们急着登陆，加入到搏斗的行列。他们在浪花中搏斗，在沙滩上搏斗，在海豹窝光滑的玄武岩上搏斗，因为他们是那样的愚蠢和难以通融，就像男人一样。他们的妻子要一直到5月底6月初才来岛上，因为她们可不想被撕成碎片。年轻还没有成家的海豹，两岁的、三岁的、四岁的，穿过斗士们的行列，进入离海边一英里半左右的地区，一帮一伙地在沙丘上玩耍，把长出来的每一点绿色的东西都磨蹭没了。他们被叫做“霍卢斯契基”——也就是单身汉——仅在挪瓦斯托什纳这一个地方，就有二三十万只这样的海豹。

希凯奇刚刚进行完他在这个春天的第四十五次搏斗，麦特卡，他那皮毛柔滑、眼睛温柔的妻子，就从海里走出来，他咬住她的颈背，把她扔到自己的领地，粗鲁地说：“又来晚了。你到哪里去了？”

习惯上希凯奇待在海滩的四个月期间，不吃任何东西，所以他的脾气一般总是很坏。麦特卡知道这时候最好别还嘴。她向四周看了看，柔声低语道：“你想得多么周到呀！你又占到了老地方。”

“我倒是认为就该这样，”希凯奇说，“看看我吧！”

他身上被抓破了，二十个地方在流血，一只眼睛几乎要瞎了，腰两边撕扯出一道道的伤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噢，你们男人，你们男人！”麦特卡用后鳍给自己扇风，说道，“你们干吗不能理智一点，平静地商量解决地盘的事呢？你看起来就像和虎鲸斗过一场。”

“从5月中旬以来，我没干别的事，就是搏斗。这个季节海滩拥挤得太不成体统了。我遇到至少有一百只从鲁坎龙海滩到这里来找住处的海豹。为什么他们不待在他们自己的地方？”

“我经常想，如果我们撤出这里，不在这块拥挤的地方，到水獭岛去，我们肯定会快活很多。”麦特卡说。

“胡说！只有霍卢斯契基才到水獭岛。如果我们去那里，他们就会说我们是害怕了。我们必须维持体面，亲爱的。”

希凯奇骄傲地把头埋进自己胖胖的双肩中间，装出睡着了的样子过了几分钟，其实他时时刻刻都特别警惕，准备应战。现在所有的海豹和他们的妻子都在陆地上了，你就是在几英里外的海面上也能听见他们的喧嚣，这种喧嚣甚至压过了最剧烈的风暴。这片海滩上，往最少里说也有一百万只以上的海豹——老海豹、海豹妈妈、小小的海豹孩子，还有霍卢斯契基，他们搏斗，混战，叫，爬，一块儿玩耍——他们爬进海里，又成群结队地爬出来，密密麻麻地躺满海滩上视力所及的每一个地方，又一批一批地穿过雾气去战斗。挪瓦斯托什纳差不多总是雾气弥漫，除非太阳出来，使一切都像珍珠般闪亮，像彩虹一样斑斓，但这只是一小会儿。

科迪克——麦特卡的宝贝孩子——就出生在这一片混乱当中。他的头和肩都很大，眼睛是水汪汪的浅蓝色，所有的小海豹都是这个样子，可是他的皮毛有些特别，他妈妈仔仔细细地看着他。

“希凯奇，”她终于说道，“我们的孩子会长成白色的！”

“胡说八道！”希凯奇哼了哼鼻子，“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白海豹这种东西。”

“那我可没有办法，”麦特卡说，“从现在起就要有了。”她轻声哼唱起海豹歌谣，所有的海豹妈妈都是这样唱给她们的宝贝听的：

没长到六个星期你可不能去游水嬉戏，
　　不听话就会头朝下脚朝上沉到水底；
夏季的风暴和虎鲸
　　是小宝贝海豹的坏死敌。

是小宝贝海豹的坏死敌，亲爱的小耗子，
　　坏死敌最坏最坏，该死该死；
到水里好好玩吧，长得壮壮实实，
这样你以后就不会出问题，
　　辽阔大海的孩子！

当然，小家伙一开始是听不懂这些话的。他在妈妈身边，划动鳍肢，爬来爬去，当他的爸爸和别的海豹打起来，在光滑的岩石上上下翻滚、大声吼叫的时候，他知道爬到旁边去。麦特卡常常下海找东西吃，小海豹两天才喂一次。但他吃的时候就放开肚皮，倒也因此而长得很健壮。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向陆地深处爬去，在那里遇上了几万只和自己一样大的小海豹，他们就像小狗一样在一起玩，在干净的沙地上睡觉，醒来再玩。在海豹窝里的老海豹不注意他们，霍卢斯契基只待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所以，小海豹们可以度过一段美妙快乐的游戏时光。

麦特卡从深海捕鱼回来，直接就到他们的游戏场，像母羊呼唤小羊羔那样叫起来，等着听到科迪克咩咩的回应为止。然后她就笔直地朝他走去，用前鳍开路，把小海豹们左右推开，掀得小海豹四脚朝天。总是有几百个海豹妈妈穿越游戏场寻找她们的孩子，所以小海豹们也总是被搅得热热闹闹的。但是，就像麦特卡告诉科迪克的那样，“只要你不躺在污泥浊水里染上疥疮，不把沙砾揉进划破了的伤口里面，只要你不到狂风巨浪的大海里游泳，这里就没有什么能伤害你”。

小海豹就和小孩子一样，生下来是不会游泳的，可是他们学不会游泳就不开心。科迪克第一次下海，一个浪头就把他卷到了没顶的深水里，他的脑袋往下沉，小小的后鳍往上翘，就像他妈妈在歌谣里对他唱的那样。要不是下一个浪头又把他

送了回来，他一定就淹死了。

从那以后，他学会了躺在海滩边的水洼里，让波浪刚好没住自己，当他划动鳍肢的时候就能浮上来。但他始终留心大的波浪，以免遭到伤害。他用两个星期学会了用鳍划水。这期间，他在水里扑腾挣扎，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上来，被呛得咳嗽，咕咕噜噜；他爬到海滩上在沙地里睡一小会儿，就又回到海里；到后来他终于发现，他真正是属于水的。

现在你就可以想像他和他的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光了：或者一头扎进大浪底下；或者骑在波涛尖上，随着这个大浪头冲向海滩，水声轰然作响，水花四溅；或者模仿老海豹的样子，靠尾巴直立起来，还挠挠自己的脑袋；或者到浅水湾之上伸出的光滑、长满杂草的岩石上，玩“我是城堡国王”的游戏。时不时地，他会看见一道薄薄的鳍，像一个大鲨鱼的鳍，顺水向海岸漂流过来，他知道那就是虎鲸格莱姆普斯，他抓到小海豹就吃；一看到他，科迪克会像一枝箭一样朝海滩奔去，而那道鳍也就会慢慢地摇摆开去，仿佛他根本就没有寻找什么。

10月底，海豹开始离开圣保罗岛，一家一家或者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迁移到深海里去。再也没有为哺育小海豹的窝而搏斗的事了，霍卢斯契基们高兴到哪里玩就到哪里玩。“明年，”麦特卡对科迪克说，“你就是霍卢斯契基了。可是今年你必须学会怎样捕鱼。”

他们一起出发，横渡太平洋。麦特卡向科迪克示范怎样仰

面睡觉，把鳍贴着身子两边收拢起来，让小鼻子刚好露出水面。没有比太平洋绵长的、摇荡的波浪更舒服的摇篮了。当科迪克感到他全身的皮肤都很刺痛的时候，麦特卡告诉他，他正在体会“水的感觉”，那种针刺般的疼痛的感觉意味着坏天气就要来了，他必须使劲游，离开这里。

“用不了多久，”她说，“你就会知道该往哪里游了，不过现在我们还是跟在海豚波帕斯后面吧，他非常聪明。”一群海豚正扎进水下，劈波斩浪地前进，小科迪克尽力跟在他们后面。“你们怎么知道往哪里游呢？”他气喘吁吁地问。这群海豚领头的滚了滚白眼珠，又潜进水里。“我的尾巴正刺痛着呢，年轻人，”他说，“这说明大风暴就在我们后面。跟我来！如果你在‘黏糊糊的水’(他指的是赤道)的南边，你的尾巴感觉刺痛，那是说风暴就在你的前面，你得往北去。跟我来！这里的水糟透了。”

这只是科迪克学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件，而他一直在学。麦特卡教他沿着水底沙洲跟踪鳕鱼和比目鱼，从水草丛中的洞穴里拉扯出黑鲛来；教他怎样绕过一百英寻深的海底躺着的沉船，像一颗步枪子弹从一边的舷窗冲进去，从另一边的舷窗游出来，就如同鱼群那样；教他当长空中闪电追逐时怎样在浪尖上跳舞，彬彬有礼地向顺风而去的短尾巴信天翁和战舰鹰摆动鳍肢；教他怎样跃出水面三四英尺高，像一只海豚，收紧两侧的鳍，蜷起尾巴；教他离飞鱼远点，因为他们身上都是骨头；教他在十英寻深的水下全速前进时，怎样从鳕鱼肩头咬下

一块肉;教他无论如何不能停下来看小船或者轮船,尤其不能看划桨的小船。六个月过去了,关于深海捕鱼,要是说科迪克还有什么不知道的话,那就是不值得去知道的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鳍没有一次碰过干燥的陆地。

然而,有一天,他正似睡非睡地躺在朱安·费南德斯岛附近温暖的海水里时,感觉头脑眩晕,浑身慵懒,就像春天到了人会感觉到的那样,他想起了七千英里以外挪瓦斯托什纳那里美好、坚实的海滩,伙伴们玩过的游戏,海草的味道,海豹的咆哮和搏斗。就在这一刻,他掉转方向,坚定地向北游去。一路上他遇到了好几十个自己的同伴,全向着同一个地方前行。他们说:"你好,科迪克!今年我们全都是霍卢斯契基了,我们可以在鲁坎龙那边的浪花上跳火焰舞,在新草地上游戏。可是你从哪里弄来了这么一身皮毛?"

科迪克的皮毛现在几乎就是纯白的,他心里为此非常骄傲,可是嘴上只是说:"快游吧!我想陆地都想得骨头疼了。"就这样,他们全都来到了海滩,来到了他们出生的地方,他们听到他们的爸爸们老海豹在翻滚的迷雾中搏斗。

那天晚上科迪克和一岁的海豹们跳起了火焰舞。夏天的夜晚,从挪瓦斯托什纳到鲁坎龙,海面缀满了火光,每一只海豹跳跃时,都留下一道光亮的痕迹,就像身后正燃烧着油,迸发出的火花闪烁不已,波浪碎成无数片放射鳞光的条纹和旋涡。接下来,他们来到属于霍卢斯契基的地盘的内陆地,在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